



傳英雄女兒新譚

王尊三 編著

苗培時 校改

(第六本)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唱說
新兒女英雄傳

· 第六本目次 ·

目次

- | | | |
|-------|-----------|-----------|
| 第五十回 | 牛大水單身闖申莊 | 申耀宗夤夜遇豪客 |
| 第五十一回 | 申耀宗接受教育 | 牛隊長完成任務 |
| 第五十二回 | 牛大水再探申家莊 | 高屯兒堵拿何狗皮 |
| 第五十三回 | 何狗皮漏網成遺憾 | 黑老蔡進莊探敵情 |
| 第五十四回 | 黑老蔡教育敵僞軍 | 申耀宗指引大老鵠 |
| 第五十五回 | 老鵠受訓不欺老百姓 | 飯野找牌巧遇女英雄 |
| 第五十六回 | 八路軍定計除飯野 | 牛小水化裝扮新娘 |
| 五十七回 | 僞送親向鬼子灌酒 | 假新娘對飯野開槍 |
| 五十八回 | 羣英四起消除敵寇 | 萬衆一心拿下崗樓 |

兒女英雄傳

(第六本)

王尊三
苗培時
校編
改著

第五十回

牛大水單身闖申莊

申耀宗晝夜遇豪客

牛大水進了村，貼着牆根，輕輕的溜到李二叔家門跟前，低低叫了兩聲：「二叔，二叔……」裏邊沒有回音。他又用一根秫秸棍，入進窗裏面攪了攪，聽見裏面有人咳嗽，可是還不敢搭腔。大水又叫：「二叔！二叔！是我啊，你開開門。」李二叔聽出口音了，這才開門，把他接進去。趕忙用被把窗戶堵住，點上了燈，拉住大水的手說：「老天爺，你怎麼來啦？」大水說：「我來看看你老人家。二叔！咱們從前挖的那堡壘，塌了沒有？」李二叔說：「那麼結實，怎麼會塌呢。你瞧瞧，可好呢！」說着他端了個燈照着。大水推開炕前面的磚，順着燈光一看，裏邊是一個小月亮門，這個洞直通到隔壁人家的炕底下去了。大水心想：「這就有了保障啦。」李二叔放下燈，讓大水坐下，沒講話，眼中先掉下淚來，就把大水他爹怎麼死的，雙喜怎麼犧牲的，一五一十說了個仔仔細細。大水哭起來，李二叔接着又報告村裏的情況，說：「白天黑夜短不了清查戶口，鬧的可兇哩，大水啊！我天天想你們，盼你們，差點把我的老眼都盼瞎啦。今天你可來啦，你就待在我這兒吧，不要走了。放心吧，有我老頭兒就有你。」正說話，李二叔的兒子媳婦都起來了，都到這邊屋裏，也親熱的跟大水說了一陣子話。忽聽雞叫了，大水說：「我要躲避躲避。」說着鑽進洞裏，老頭兒趕忙把被子遞給他，兒媳婦還給他塞進一個枕頭。到吃飯時候，李二叔就給他吃飯。除吃飯以外，大水就在裏面

睡覺。他在洞裏面足足睡了一天，傍黑他出來了。對李老頭兒說：「二叔！趁着天黑了，我要到申耀宗家裏走走。」老頭兒說：「你怎麼找他呢？他是大鄉長啊，可厲害多咧。」大水說：「不碍事，我既敢找他，就有辦法對付他。萬一我出了錯，死也不能暴露你老人家。」李二叔一聽這句話，睜大了他的眼兒，瞧着大水，又用一隻滿是青筋的手，緊緊攥住他的手說：「別那麼說，好小子，你們拚出命去幹，不是爲了咱老百姓啊，我一個窮老頭子，怕什麼？可是你怎麼找他呢？」大水說：「我離開你的家，簡直的就到他家裏找他去。」李二叔搖了搖頭說：「孩子，這千萬可使不的！」

（唱）李二叔面帶驚慌把話明：

劉雙喜怎麼喪的命，
雙喜那孩子我知道，
沒等的敵人把他問，
儘管他怎樣靈妙也沒跑出去，
雖然說他打傷敵人二十多個，

你要去把申耀宗找，
假設要有一個壞蛋看見了你，
雖說你能打又能幹，
依我說暫且你先別走，
一行說他提起了個空油罐，
就在街裏轉了一遍，

「你這樣找法可不行。
在街上跟敵人碰了個釘對釘。
眼又快來身子又靈。
一扭身鑽進西胡同。
被敵人包圍了個不透風，
結果他也沒逃出去竟給犧牲真可
疼。
誰敢保你碰不上偽軍和日本兵。
立刻就到崗樓去把信通。
一個人渾身是鐵能捻多少釘？
我先去給你探探風聲。」
辭別了大水往外行。
自東到西沒有一點動靜。

申耀宗的大門還沒有關着，這老頭兒把情況搞好往回走，把探到的情形講說了一遍，

我老漢就在頭裏走，

後面是他前面是我，

我們爺兒倆兩頭兒保着你，

你趕忙躲在一邊去，

大水呀你看這樣好不好？」

這一回我要完成任務，

可有一件萬一我要出了錯，

李二叔擺手說：「那裏的話，

再說咱吉人自有天相，

大水帶笑說：「好！好！好！」

到了申耀宗家的大門口，大水把手一擺說「回去吧。」大水對申耀宗門裏門外直到家裏，都很熟悉，見他挺高的門樓兒，兩扇黑油漆的大門都開着。大水心裏想：「仗着敵人住在這裏，你老小子真過了個太平。」這是路北大門，他往東西兩頭望了望，壯一壯膽量，掏出盒子槍，頂上了子兒，大小機頭都張着，這就走進去了。到前院裏一看，南屋裏黑着，沒點燈。二門是個圓門洞，沒有門。大水進去，看見裏院的北屋和東西屋都點着燈。黑暗的院子裏，窗戶顯得特別的亮。大水直奔上房，站在門口一聽，裏邊沒有人聲。大水心裏一想：「要是真有漢奸隊，一定會說話的，這個機會可能還不錯。」他就

看情形他可能在家中。

到家來見了大水細說分明。

說：「我跟你一塊同行。

讓我兒子他在後面打接應。

把你夾在正當中。

要碰上壞蛋來我們咳嗽一聲。

這黑夜的天兒他不易看清。

大水說：「老人家做事真聰明。

總算有你老一大功。

你們記着要到大楊莊去把信通。」

我準保在街上走道沒事情。

決不會出錯兒一定能成功。」

三個人走出大門順街行。

輕輕的進了堂屋，這堂屋黑着，東間可有燈光，吊了個門帘兒，飄出來一股大烟味兒，挺刺鼻子。大水猛然一想：「媽的！他不是跟僞軍頭子一塊抽大烟？」他心裏轉了個彎說：「要是僞軍頭子帶着護兵，我先打拿槍的，再打炕上的。」想着，他便用槍頭子一挑門帘兒，就闖進去了。

（唱）牛大水不管他一二三，

他往床上留神看，

鋪着絨褥子長毛氈，

申耀宗跟他的小老婆躺了個對面，

申耀宗噴啦噴的抽烟捲，

烟。

申耀宗看見了牛大水，

側歪着坐起來趕忙道歉，

笑嘻嘻的來說陪罪話：

我有失遠迎面前恕罪，

大水聞聽微然一笑，

用盒子槍一擺說：「我管不着你，

抽完了大烟你過足了癮，

申耀宗一聽話裏有話，

申耀宗說：「得了牛隊長，我抽足了。你先請坐，真對不起你，我儘作些沒出息的事

兒。」大水見他沒有槍，就把手裏的盒子槍，闔上小櫃頭，保了險。牛大水搬個椅子坐

提着盒子闖進裏間。

躺着一女和一男。

放着閃緞被窩顏色鮮。

當中放着個大烟盤。

小老婆手裏拿着一根烟籤給他燒大

烟。

曉得他魂靈兒飛上了天。

光盼着牛大水跟他不把臉翻。

「牛隊長來的真稀罕。

望牛隊長多容寬。」

聞那些虛拳套子並不新鮮。

乾脆的還躺下抽你的大烟。

今天我有話跟你說。」

趕忙着跳下炕來把鞋穿。

下，把槍放在桌子上。申耀宗拿過烟捲，說：「隊長先抽烟。」大水說：「不，我有旱煙袋。」申耀宗又吩咐小老婆快燒水去。大水說：「不喝，我剛喝了水。」小老婆剛才一急，把一泡尿早撒在褲子裏一半，她想借着燒水的機會，到外邊去撒那一半，硬拿着起來，抖着腿兒要出去。大水說：「別走，我不喝嗎。」小老婆就不敢動了。只好把那半泡尿也撒到褲子裏。大水說：「申耀宗，咱們是老鄉，用不着客氣，你坐下。」申耀宗說：「是！是！是！」大水問：「你那東屋裏、西屋裏是誰們？」申耀宗說：「東屋是我兒媳婦，西屋是我母親和內人，沒有外客。」大水說：「把他們都叫到這兒來。」申耀宗聽說，趕忙站起，走出房外去叫他們。大水緊緊跟着他，到外面順便去把大們插上。就把他一家人都帶到上房來了。他們都是抖抖擻擻的問：「吃了飯啦沒有？」大水說：「我飯也吃過了，水也喝過了，就談個事兒，八路軍不亂殺人，你們別害怕。都坐下。」女人們也只好坐下了。大水就像上課似的，雜七亂八的，給他們講了一頓國際形勢，國內時事，和統一戰線。他們不管聽懂聽不懂，都哼呀哈的點頭。末了兒對申耀宗說：「老申，你看我講的對不對？」申耀宗說：「這可句句的都是實話。」大水說：「好，咱們都是中國人，得抱成堆兒，團成個兒，跟日本人幹。你在大街上辦事，我想知道知道崗樓上的情形，可不知你敢不敢跟我說？」申耀宗是個貓兒眼，看時候就要變，他說：「咱們都是中國人，怎麼不敢說，我吃這碗飯，也是好吃難消化。一個中國人，還能跟日本一條心。」說着他就把崗樓上人的數目，槍枝有多少，軍官的姓名，特務活動的辦法，一樣一樣都說出來。最後他又問大水：「牛隊長，你看我說得有虛的嗎？」大水點點頭說：「倒還差不多。老實告訴你，你幹這事兒太危險，八路軍看你忘了是個中國人，本來決定是要打你的……」申耀宗吓得腦皮子直炸，忙着說：「牛

隊長，八路向來是寬大政策，只要你將功折罪，就可以寬大你，勝利以後，還能有你的地位。你是個大鄉長，幾個村的老百姓，都在你手裏攬着，你只可表面上對敵人應付其事，心裏可得向着中國人，給老百姓辦事。」申耀宗忙說：「是！是！是！只要我辦得到，一定盡力而爲之，盡力而爲之。」大水說：「今天就有一件事，我想叫你想法子，把幾個保長放出來，你看怎麼樣？」申耀宗一聽，搔着腦袋皮，想了一想，嘆了口氣：

（唱）牛大水着急來問申耀宗，

說：「這事情真正非同小可，

因爲那幾個村的糧食交不上，

這本是日本入下的命令，

我僅僅的當着個大鄉長，

不過是隊長你提出這件事，

事情辦好是咱們的希望，

假設我要辦不妥當，

大水說：「辦好辦壞全在你，

申耀宗連連把頭點，

並不是一說就能辦成。才扣起了保長立逼他們完成。他們說句話就亞賽板上釘釘。怕的是說出話來日本人不聽。就是千難萬難我也得應承。保長們脫離險地能回家中。希望隊長別說我辦事不够忠誠。」

主要是看你忠誠不忠誠。」說：「這一個任務我盡力完成。」

第五十一回

申耀宗接受教育

牛隊長完成任務

大水說：「老申，辦這一件事情，你不光要誠心，還得要快些，早把這一個任務完成，繼續還有其他任務。你什麼時候到崗樓？」申耀宗說：「明天準去，一定不會拖延。」

又談了一會兒。大水說：「時候不早，咱們歇了吧。」申耀宗問：「你住在哪兒？」大水說：「就住在你家裏。我還得跟你在一塊睡。」申耀宗低下頭想了一下說：「怕樹樓上有人來，咱倆就在這裏面小套間睡吧。」大水說：「行嘍！你一家可得在外邊睡，誰也別出去，要是敵人來找你，就說你沒在家。」於是申耀宗一家人，都在外間屋一個大炕上睡。大水和申耀宗兩個睡在小套間裏，一個在東頭，炕上鋪得大紅氈，閃綴褥子，繡花枕頭，滑溜溜的綢被子，地方、鋪蓋倒不錯，大水可哪裏睡得着。他心裏打算盤，肚裏拿主意，又怕申耀宗偷偷跑出去叫人。他枕着槍，假裝睡熟了，耳朵可聽着動靜。申耀宗也沒睡着，他肚子裏大大小小幾杆秤，正在稱斤約兩的活動，滿肚子小老鼠，噥哩咕嚕的只鬧。本心裏不想辦這種事，可是又怕辦不好，八路軍不饒他。鷄叫了，申耀宗才睡着了。可是大水的心裏還是琢磨來、琢磨去，一夜也沒有睡着。天一發明，牛大水就起身來，推醒了申耀宗說：「老申！要是敵人來找你怎麼辦？」申耀宗也沒答話，一磱碌起來，下了炕就望外走。大水問：「你到哪兒去？」申耀宗說：「我去解手。」大水說：「走！我也跟你一塊兒去解手。」

（唱）牛大水工作細心到處提防，

種種留神件件注意，

面對着申耀宗來把話講：

碰巧了你解手我也想解手，

正合適咱倆一塊去吧，

申耀宗聞聽一咧嘴，

才不路軍能打勝仗，

惟恐怕申耀宗安心不良。

調查研究條條有章。

「我這一來樣樣兒得給你添忙。

人生地生我不認的茅房。

倒免得再領我去一趟給你忙上加忙。」

心裏話：「我看你不是怕給我添忙。

樣樣兒工作是真強。」

我倒有心不幫他完成任務，我全家男女老少大人孩子十來口，兩個人都在廁所裏去了一下，申耀宗端過洗臉水和漱口水，有香皂胰子大片鹹，大水說：「老申哪你趕快洗臉起身走，申耀宗聽說：「是！是！是！」穿上了長袍和短褂，帶上了金絲眼鏡明又亮，左看右看是個四不像，申耀宗穿戴齊整才要走，「老申呀，希望你好好辦這件事，你要把事辦妥當，你要叫敵人來抓我，叫你一家人的性命來担保，很明顯我死了不過一條命，把話說明你快着走，申耀宗說：「牛隊長你把寬心放，中國人要給中國人辦事，他把話說完出門去，

看情形他不肯饒過我這一場。攔不住他手中一杆槍。」都假裝着抽了抽腰帶又回了上房。洋瓷盆放在盆架上。旁邊一聞打鼻兒香。磨哩磨拖真急得慌。」趕忙着換了一身新衣裳。新式兒褲子大褲襠。把個禮帽頂在腦門上。總起來像個地主、漢奸、大流氓。牛大水開口說端詳：我單聽你的消息是短是長。抗戰勝利你定能沾光。要知道我腰裏有子彈手裏有槍。我一不着急二不發慌。管叫你一家老少活不長。單等着保長們回家鄉。」對這事我一定真心來幫忙。我決不當口是心非的白眼狼。」牛大水坐在堂屋裏犯思量。

牛大水心裏想：「到這時候，我對申耀宗總是沒有把握，究竟也不知他實心或者假意。好吧，你實心也好，假意也好，我時時刻刻要多加警惕。」申耀宗的娘說：「你別在這坐着了，你上裏間屋躲着去吧。」牛大水心裏話：「我才不去呢。」他站在院裏說：「我給你們掃院子吧。」就拿個大笤帚掃了一陣院子，又到外院南屋裏幫他們喂牲口。心裏盤算，「嚇！這可是個好地方，我在這兒把着大門，誰也出不去。萬一申耀宗帶人來抓我，他可不提防我在這屋裏。」他喂了驢子又喂牛，看着那大黃牛嚼着嘴的嚼草，起心裏愛，他撫摩着牛脖子，想：「有個牛耕地，够多麼好呀。」正在思念，申耀宗家使喚的老婆兒把飯端來啦。是白麵烙餅，炒鷄子兒，和片兒湯。牛大水說：「不行，趕快端回去，這飯給你們老爺吃吧！」老婆爲難的說：「已經做好了，還另做呀！」牛大水一想：「可也對，再說也怕有人來，就吃不成了。」說話緊着吃完了飯，在南屋一直等到晌午，還不見動靜。老婆又端來餃子，牛大水說：「八路軍向來就吃兩頓飯，這會兒不餓，端回去吧。」老婆說：「少吃些吧。」牛大水笑着說：「不餓就不吃，你們吃去吧。」老婆把飯端回去。牛大水等到了後半晌，聽見大門響了，牛大水暗暗的隱在窗戶跟前，瞧見申耀宗一人回來，手裏提着兩條大鯉魚，直往裏院走。牛大水忙躺在草堆上，假裝睡着了。一會兒申耀宗推他說：「胆子真不小啊，還睡覺呢。」牛大水起來笑着說：「我可相信你了，這是來到保險的地方啦。」申耀宗說：「好！够朋友啦。咱們到裏面說話吧。」牛大水說：「崗樓上的人不來找你？」申耀宗說：「不會來了，他們打牌呢。」兩個人到了北屋坐下來。牛大水問事情辦得怎麼樣了？申耀宗捻着八字鬚兒，得意的說：「哈！我給他使了個緩兵之計，我跟日本隊長說，太君，眼看七天的日期到了，咱們要真的把保長殺了，乾落個壞名譽，還得不到好處，倒不如把保長放回去，叫他們安心工作，好好兒

給咱們催糧，一來顯得皇軍大恩大德，二來村裏有個負責人，咱也有個抓撓。我暗裏又運動翻譯官，幫着敲邊鼓，兩下裏一夾攻，哈哈！就大功告成啦。日本隊長答應明天就放他們回去。牛隊長，你看這事兒我辦的怎麼樣？」大水點點頭，稱讚他說：「好！你真有兩下，這樣辦太妥當了。以後照這樣下去，會有很大好處的。」申耀宗又轉喜爲憂說：「好是好，往下可還有一個問題，實難解決……」

（唱）申耀宗這邊又把話言，

眼望着牛大水長吁短嘆：

保長回去無疑問，

如果糧食要交不上，

這件事究竟怎麼辦？

大水聞聽面帶笑：

走了這一步再說那一步，

假若要是拖不住，

現如今八路軍的力量正在壯大，

四外的崗樓拿掉的不少，

回去我們這就做準備，

對付敵人就是這樣政策，

我勸你總是好好的幹，

這些話你要仔細想一想，

申耀宗事到其間別也無法辦，

剎時又來了個大轉灣。

「這裏邊還有個大困難。

可有一件主要的事情沒辦完。

日本人一定不容寬。

咱們應當把這一個問題商量一番。」

「依我看這個事情用不着遭難。

想各種方法把他拖延。

拿武力應付他也沒什麼相干。

敵人一天不如一天。

這個大崗樓也待不了幾天。

還要想各種方法把力量添。

決不會拿着人民的東西叫敵人喜歡。

老百姓困難就是咱的困難。

不客氣說這句句都是金石良言。」

只好點頭啞嘴說：「沾！沾！沾！」

這時候廚房以內正做飯，

剎時之間通開火，

只見火苗兒不很旺，

煤也爆來鹽也爆，

有個大鐵勺燉在火眼，

耳聽見刀切案板連聲響，

有燙麵飽子和白米飯，

還有兩冷兩熱四碟菜，

把飯和酒菜一齊端上，

牛隊長湊手不及吃點便飯，

牛大水一見把眉一皺，

牛大水說：「啊呀！老申！這飯我可吃不下呀！」

一頓吧。這也是我優待八路軍的一點意思。」牛大水說：「行啦，酒我是不會喝，吃飯

吧。」大水一面吃，一面跟他談話，怎樣應付敵人，怎樣堅持鬥爭，各種原則問題講了

一遍。又跟他約定了以後聯絡的辦法。眼看天黑下來，大水說：「我回去了。老申你送

我一段路吧。」申耀宗低頭想了一下說：「送你到行，可是說不清崗樓上的人，什麼時候

候下來查夜，如果碰上他們，你千萬別言聲，我來應付他們好了。」大水說：「好。」

說着就揣着盒子槍，跟着申耀宗往外走，出了大門，來在街上。

人們一齊動手不消閑。

把硬煤塊子往裏添。

急忙抓上一把鹽。

火苗子冒得够一尺三。

小勺兒舀油大勺裏添。

連菜帶飯都做完。

紅燒鯉魚一大盤。

把中午那一個肉丸餃子用油把它煎。

申耀宗倒了盃酒放至在大水的跟前。

少油沒鹽的你可多包涵。

說：「這樣浪費可太不當然。」

第五十二回

牛大水再探申家莊

高屯兒堵拿何狗皮

(唱)牛大水緊跟申耀宗，

看見了崗樓燈光亮閃閃，

下來僞軍幾十個，

申耀宗一見事不好，

偏趕上碰見兩個小壞蛋，

說：「前面的來人喊口令，

這裏的槍子兒可沒有眼，

兩壞蛋登時止住步，

叫「申先生什麼口令不口令，

申耀宗一聽是小眼和狗蛋，

小眼說：「申先生領的是那一個？

申耀宗說：「沒有外客，

今天盟弟來把盟兄看，

這會兒盟兄送盟弟，

兩壞蛋說：「好！好！好！好！

說話問一連碰上了好幾起兒，

兩個人到在村莊外，

大水說：「得了，不要送啦，快回去吧。」申耀宗說：「牛隊長，看我辦事如何？」

邁步來到大街中。

鬼子兵喂呀噢的不住聲。

一順大街走的兇。

領着大水走進小胡同。

申耀宗老遠裏就問了一聲。

答不上口令別往前行。

誰叫你黑間半夜亂胡行。」

聽口音好像申耀宗。

咱們都是給皇軍辦的事情。」

說話走了個釘對釘。

黑大糊的也看不清。」

我們倆過去是盟弟盟兄。

天到晚上多喝了幾盅。

他家住在五里營。」

咱們兩便着，各辦各的大事情。」

都給申耀宗應付的挺順通。

牛大水面對着申耀宗來把話明。

牛大水面對着申耀宗來把話明。

大水說：「好的，够勁了。再見吧！」說着辭別申耀宗，奔孫公堤走下。這時候月亮已經上來，雖然黑間，野地裏照得挺明快，不多時走到孫公堤。在堤上一棵大柳樹底下，打了個唿哨，葦塘裏就嘩啞一聲，鑽出一隻小船來，船上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打着棹，飛快的傍了岸。孩子笑着問：「大哥成了嗎？」大水說：「成了，成了！」一躍就上了船。小船扭轉回頭，往大淀裏竄去，一剎時成了個黑點。給夜霧罩着，大水這才放下了心。到了大楊莊，見同志們也都回來了。各訴個人的經過，這一下突開了好些村子，大夥兒都歡喜。過了一天，保長們果然都放回來啦。更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從此，大水又到申家莊去過幾次，暗裏發動羣衆，恢復各種組織。忽然有人報告牛大水說：「何狗皮帶領一把子特務，把高屯兒的老娘，從外村弄回家來，半夜裏放火，活活把她燒死。屍首燒得成了一疙瘩黑炭啦。」牛大水聽到這個消息，氣得眼中冒了三尺火……

（唱）牛大水聽見說死了高屯兒的母親，
罵一聲：「沒鼻子的惡狗真正可恨，
惹起他心頭火一盆。」

抗戰前你們是惡霸地主，
我牛大水差一點就死在你們的手，

狗漢奸住在申家莊崗樓以上，
高屯同志參加了革命，
漢奸賊子够多變心狠，
這樣的仇恨決不能容忍，

心。
何狗皮呀你是中國人沒有中國人的
抗戰開始你們就投奔了敵人。
多虧了同志們和衆鄉親才保全了我的
身。
一貫的橫行霸道苦害人民。
他的老娘怕受害搬到外村。
竟把個年邁的老人用火焚。
除非是把你狗子消滅了才得甘心。

黑老蔡等衆同志，聽牛大水一報告何狗皮燒死高屯的母親事情，大家都嚷嚷起來說，今天我們對敵政策，一方面寬大，一方面還得鎮壓。對何狗皮這樣的壞蛋，絕不能客氣。再要拖延下去，這沒鼻子的惡狗，不知他還得咬死多少人呢。這回非撕了這狗皮不行。」高屯兒在一旁更是挺胸頓足，哭不絕聲的說：「這事情我一時也不能容忍，我立刻到申家莊去，把狗皮捉住。一來給這方人民除害，二來給老娘報仇。」黑老蔡說：「事已經這樣啦，你不要過份傷心。更不要着急。像這樣人民的大害虫，絕對不能讓他存在。可是既要搞他，就不能讓他跑掉了，得有計劃。」說着大夥兒商量了一下。因爲大水到申家莊比別人熟習，就決定大水和高屯兒兩個人去。瞧機會掏出何狗皮，當下執行了他，以免後患。因爲白天做事不便，大家休息了一日，當天夜裏，大水、高屯兩人帶好了武器，坐着小船，到了申家莊。這次進村，更沒了困難，因爲大水在這村裏已經作了幾天羣衆工作，各種組織，都恢復的差不多了。總算有了羣衆基礎。所以在各方面，是很順利，他們探聽到何狗皮在高麗棒子開的白面館裏，去抽白面兒了。大水說：「闊對了，咱們來的這個機會倒是不錯……」

(唱)牛大水講話點了點頭，

「何狗皮這小子去把白面兒抽，

這個機會真難湊，

來來來不要遲延快着走，

他們來到白面館的小門口，

站在小院裏留神細看，

但只見北屋的燈光照如白晝，

低低聲音和高屯細說根由：

省得咱們找他到崗樓。

活該捉着他大報冤仇。

別跟那查夜的漢奸走對了頭。」

他兩人把身子一蹣爬過牆頭。

瞧見這個地方好眼熟。

靜悄悄看見人影幌幌悠悠。

西屋裏燈苗兒不大只往下落，
躺着一人亞賽個死狗，
他們輕輕的走到屋內用目看，
一伸手提起他的大槍往外走，
兩個人手端盒子往裏闖，
一邊是何狗皮一邊是李六，
這個說：「我靠了一個小寡婦，」
高麗棒子在燈下捏好餛飩又切肉，
兩個人一見氣往上漲，
何狗皮李六子誰也沒敢動手，
說：「你們誰要喫誰就挨揍，
高麗棒子在一邊也渾身亂抖，

大水說：「誰也別說話，誰說話當下就要誰的命。」高屯兒先網好了何狗皮，轉過臉
來說：「嚇！李六子，你又當起漢奸來啦。」隨手把他和高麗棒子也給網起了。又把三
個人嘴裏都給塞進了棉花。這沒鼻子何狗皮，看着大水高屯兒早吓傻了，兩隻賊溜溜的
眼珠子跟着大水、高屯兒來回直轉。牛大水到西屋裏，把護兵叫醒，帶他到北屋裏，也
給他嘴裏塞上了棉花，又網起來。大水、高屯兒暗暗的商量了一下，決定把李六子也帶
出去，借着執行何狗皮的機會，再教育教育他。商量好了，大水對護兵和高麗棒子說：
「沒你們的事兒，你們抱個屈兒，老老實實的在這兒待着。」就留下他兩個，從外面扣
上門，把何狗皮、李六子兩個就帶走了。高屯押着何狗皮，牛大水押着李六子，悄悄兒

一定是燈裏沒了油。
在炕上舒腿仰腳的打呼嚕。

這個護兵睡的倒挺自由。

就到北屋裏去大報仇。

瞧見炕上躺着死對頭。

對着臉兒抽料面兒正在瞎胡謔。

那個說：「我想找個十丈的大丫頭。」

一碟兒菜倒的足有四兩香油。

跳上炕先把他們的槍來收。

給大水高屯一個人抓住了一個分頭。

再不然拿出刀來割你們的頭。」

在一旁低低的聲音把情求。